# 春秋公羊傳箋

# 春秋僖公經傳解詁第四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箋曰以不即位見殺文

公何以不言即位据文公言即位　箋曰据子般未踰年當隱此已踰年繼弒君子不言即位箋曰明通例也此非子也其稱子何僖公者閔公庶兄据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　箋曰据文二年見躋僖公明僖不繼閔臣子一例也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箋曰爲人後者爲之

子嗣之則子之矣不必臣也欲明大夫以下不旹有後故曰臣子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箋曰次例時救邢箋曰救例時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据夏師救齊不言次不及事也箋曰以不及故次聶北也不及事者何箋曰据次于郎爲外師去邢已亡矣刺其救急舒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箋曰据下城邢孰亡之蓋狄滅之以上有狄伐邢箋曰春秋但著邢已亡而已不必著狄滅之也此偶問偶荅曷爲不言狄滅之据狄滅溫言滅爲桓公諱

也箋曰不見則爲諱詞明矣既不爲狄諱又非內諱則知爲桓諱以桓乃有諱例也曷爲爲桓公諱据徐人取舒晉滅夏陽楚滅黃皆不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故以爲諱所以醕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箋曰此明爲桓諱者非果爲桓諱仍爲內諱耳桓公春秋所賢故託之桓公以張伯者之法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据叔孫豹先言救君也叔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賁諸侯箋曰以爲桓公諱知師即桓公也君則其稱師何箋曰据君將不言帥師不與諸侯專封

也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箋曰緣下城邢先設夾者之文使若二事實以起其一事也曷為不與据狄滅之為桓公諱實與不書所封歸是也箋曰書救次是也而文不與箋曰貶君稱師是也文曷為不與据實與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此道大平制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箋曰以實生於義文生於實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箋曰張撥亂法不待請命而後救也有天子則命方伯救之矣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箋曰遷于例時月者善其能自振陳儀後入衛

遷者何箋曰据遷宿不加于其意也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

遷之者何箋曰問宋何以代人遷也非其意也謂宋人遷宿也書者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致化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爲衞所滅是也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者霸者所𢦏城故與大國同箋曰遷卽滅文耳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箋曰諸侯城國例時

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据首戴前目而

後凡 箋曰据上文實言專封指謂
此城即諱當直言城邢若楚北也
不復言
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
言諸師則嫌與首
戴同嫌實師言諸
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遷更與諸侯來
城之未必反故人也故順上文則知桓公病
畱城之為一事也 箋曰楚北不言國其諱
深此欲著例使若師 可以城者然但避諸侯
專封耳師則邢人可以
召之故遷月城不月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
箋曰夫人薨
例日日殺故見

地夷邾
婁也
齊人以歸
箋曰以
歸例時

夷者何
箋曰据封
內不地
齊地也
箋曰以凡言以歸
皆一事齊不見夷

地文夫人孫邾婁則仍魯地今改邾婁爲夷使若內邑又以夷傍齊故曰齊地非實齊地也

**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

据從國中人歸不當書邾婁人執鄫子不書以歸是也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

夫人所以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後殺乃爲先薨而後執箋曰執而之文也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

据上說夫人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也齊人曷爲故以歸至于夷据執之于夷不必殺之箋曰於國

**桓公召而縊殺之**

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正誅不阿親

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　箋
曰召之至夷而殺之也當云齊人以姜氏歸
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則貶夫人諱內之意
顯矣乃爲先薨後執之詞者不與齊伯討之也
齊本以女惑誘莊公待其成亂又殺女以說
焉魯莊自惑於妻成二弟之亂殺其二子季
子緣親親之義而遂賊夫人又其從也既孫
不必殺之況使齊討我乎特見此文明齊當
坐執國
君罪

**楚人伐鄭**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
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
者　箋曰莊公時稱荊人至此見國名者楚
本非狄在亂世爲狄行耳至此近升平伯功
盛將帖荊故於其伐鄭始見先進稱人使
與召陵相起若荊楚本二國矣伐例時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朾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不從有夫人喪出會惡之者不如危重也箋曰公會例時月者明夫人孫邾婁而使齊得殺之故爲此會當討邾婁與下敗纓師相起也蓋僖公季子歸獄慶父言夫人之無罪卒歸其喪故月以錄之夫人喪未歸本無背喪出會之嫌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有夫人喪不惡親用兵者時怨邾婁人以夫人與齊於喪事無薄故也箋曰敗師例時月者謹錄之起邾婁即夷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箋曰敗例

時偏戰故曰獲莒拏箋曰獲例時

莒拏者何箋曰國氏有微者當國二例莒大夫也箋曰以言莒師

知將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箋曰据小國但言敗師不言其獲

大季子之獲也箋曰特言獲知大之也必大之者不使季子敵微者何

大乎季子之獲据獲人當坐季子治內難以正謂拒

慶父人之箋曰謂諱夫罪討郱婁之貳禦外難以正箋曰謂此敗莒師也

其禦外難以正奈何箋曰据莒師來無慶父之文也公子慶

父殺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箋曰以其失勢懼齊討之

也將由乎齊齊人不納箋曰欲以齊女之意自解其一世一及之說也魯得季子國已定故齊人不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箋曰以季子緩追逸之故也使公子奚斯入請箋曰盍奚斯時為費宰也語曰閔子騫辭費宰曰必在汶上汶費之界也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義不可見賊而不殺箋曰先夫人未死事未明今賊有主名也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涘水涯北面而哭時慶父在汶水之北慶父聞之曰嘻嘻發痛語首之聲此奚斯之聲也諾已諾已皆自畢語箋曰諾受命之詞已自決之詞也淮南

書曰諾之與已相去千里與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輈小車轅冀州以北名之云爾　箋曰慶父殺君例不得見其既死仍爲之諱故不從討賊詞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時雖緩追猶外購求之　箋曰莒人謂慶父不死僖不能有國故以爲德而求賂焉意猶以慶父爲當立也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故與季子獲之．箋曰知其爲是者文與敗邾婁相連又特著其將明難大也季子待之以偏戰傳云爾者　善季子忿不加暴以得君子之道　箋曰偏戰結日以正拒之不言伐我不與莒興師也必不賂之者賂則僖不正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箋曰夫人喪至例日於此始貶之者既諱其罪乃可著其有罪也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据薨于夷稱姜氏經有氏不但問不稱姜并言氏者嫌据夫人婦姜欲使去氏貶箋曰去姜與去氏同貶去氏稱婦姜貶公及夫人此但貶夫人故去其姓以起齊殺宗女無宗之恩曷爲貶据薨于夷不貶箋曰据不與齊執與殺公也與慶父共殺閔公箋曰前爲孫文此言氏與文姜言姜氏同故知與殺然則曷爲不於殺焉貶据酖牙於卒時貶箋日据薨于夷齊人以歸方諱之初末貶之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

**以喪至也** 刑人于市與眾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別逆順也致者從書薨以常文錄之言自齊者順上以歸文 箋曰齊殺之貶之則順齊矣未得治夫人也迎其喪乃重之之而貶之乃見自治之義也以喪至文同桓公嫌當讐齊特明其罪但貶而不絕者與夫母弟謀故滅其罪薄責於人也文姜與父殺夫但坐失言尤輕於哀姜何注以子夫分別等差非也子已爲君郎從君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箋曰城例時月者起實滅

**孰城** 据內城不月故問之 **城衛也** 箋曰以上狄入衛月見滅文而不見封衛

與城緣陵例同知月城爲封也

曷爲不言城衛

据無遷文以言城固當言城衛　箋曰不言二字衍文何誤据而解之非也上城邢先言邢遷此無遷滅之文直以月爲封國耳不必定爲封衛也故問曷爲城衛正以衛不見滅若問曷爲不言城衛當荅云諱不得荅云滅

滅也

箋曰以月城起月入爲滅也

孰滅之

箋曰据緣陵不見徐莒入文

蓋狄滅之

以上有狄入衛　箋曰此無可疑而云蓋者狄伐邢時亦見滅但以前後月相起其例隱微

曷爲不言狄滅之

箋曰据末救不必諱

爲桓公諱也

箋曰正以前諱不顯而作二例

曷爲爲桓公諱

箋曰据　非不及事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

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箋曰有滅則恥故見一救一不救二例然則孰城之据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不待之又不獨書齊實諸侯也箋曰据城邢目言之桓公城之箋曰以諱故知桓公曷爲不言桓公城之箋曰据專封已見例矣不與諸侯專封也箋曰上有三國師此唯一國尤不可專曷爲不與箋曰据許伯討實與箋曰月而詳錄之是也而文不與箋曰不言齊人是也文曷爲不與箋曰据城邢言齊師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箋曰三國一國同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

其曰實與之何箋曰据前已張文設法矣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復發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繫衛者明去衛而國楚北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次者深爲桓公諱使若始時尙倉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于戈之患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箋曰救而城之與不救而城之同爲救也所以開義兵之路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箋曰葬夫人例日

哀姜者何箋曰据夫人喪至販與文姜同莊公之夫人也誅當

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
辟責內讐齊 箋曰不奪夫人之適也哀姜
在莊公時無罪殺二君在公母弟耳夫人與
聞與叔段母同有貶無絕罪不兩坐善僖公
恩先君以
及夫人

虞師晉師滅夏陽箋曰滅國例時

虞微國也箋曰虞執不見本爵故知微國曷為序乎大國之上据稱師有加文知不主會曰晉始見郎日卒故知大國箋使虞首惡也箋曰小國主兵若郲婁人鄭人伐宋是其例曷為使虞首惡据楚入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箋曰据稱師非狄滅例虞受賂假滅國者

道以取亡矣箋曰後以虞自滅爲文故知因此而取亡其受賂奈何箋曰經不見受賂意自亡之道多矣受賂其一耳此便問史事無與經義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箋曰將密謀故感以微言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猶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獻公揖而進之以手通指曰揖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

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與垂棘之白璧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尚白爲美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君欲言其知寶知也雖然虞公貪而

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記史記也篓）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日諫記奏記以諫也禮所謂簡記）非相爲賜（賜猶惠也）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明郭非虞不滅虞當坐滅人）還四年反取虞（還復）（往故言反）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

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葢戲之也以馬齒長戲之喻荀息之年老傳極道此者以終荀息宮之奇言且以爲戒又惡獻公不仁以滅人爲戲之譏也晉至此乃見者著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以滅人見義者比楚先治大惡親疏之別

夏陽者何箋曰据文不繫郭郭之邑也箋曰不月故知邑也經不見郭文此言郭者便文耳其實當曰邑也邑則何以言滅國之也乃合傳例曷爲不繫于郭箋曰据當言伐郭取夏陽國之也箋曰不繫則國之矣曷爲國之箋曰据郱鄑郚不國君存焉爾箋曰取邑而圖之是已亡矣非君在夏陽邑也夏陽即郭都與楚北同必邑之者使若虞邑言權之在虞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箋曰桓盟例時月者起當詳錄非但四國也

江人黃人者何箋曰据稱人夷國例當殊會遠國之辭也桓公德盛不嫌使微者知以遠國辭稱人箋曰以稱人卽遠國君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箋曰据貫澤陽穀兩盟同詞有譏內之意也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晉大于宋不序晉而序宋

者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偏至之辭所以獎夫霸功而勉盛德也江黃附從霸者當進不進者方爲偏至之辭　箋曰欲大此會以齊爲主故不言公會亦託王之義因以示諸侯皆當從齊非必其時天下國皆至而獨書四國也

冬十月不雨 箋曰不雨例時月者閔雨之詞

何以書 箋曰據不雨經時乃書 記異也 說與前同 箋曰非灾而君以爲異王者憂天下之意也

楚人侵鄭 箋曰人侵例時見楚兵強中國弱與徐舒皆所以張伯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箋曰閔雨故月復書者起上不雨本時例也

夏四月不雨箋曰閔雨故月于首時三見之明實非一月不雨

何以書箋曰据當云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四月

記異也太平一月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眾比致三旱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即書善其應變改政旱不從上發傳者著人事之備積於是 箋曰君能閔雨旱不成災而心惴惴以爲異異大乎災也

徐人取舒箋曰取例時見夷交侵也

其言取之何据國言滅 箋曰据文同內邑而徐不狄不言伐我外取邑又

不書也易也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　箋曰子徐稱人使得取之天子方伯所不救梁鎮中說與鄭伯伐取之同故曰易也

六月雨箋曰雨一見例時月者取與上相起

其言六月雨何据上得雨不書　箋曰据不見五月不雨上雨而不甚也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僖公飭過求己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　箋曰不言五月不雨足見上雨雨而復喜雨足見上雨不甚也一月不雨則當有防灾消咎之道因僖公憂雨而見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箋曰會例時與貫澤

相起

此大會也箋曰据與貫澤文同曷爲末言爾末者淺耳但言會不言盟据貫澤言盟箋曰据無加錄之詞桓公曰箋曰引桓公之詞以明會無所用盟也無障谷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無貯粟有無當相通無易樹子樹立本正當立之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無以妾爲妻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易爲用盟哉故告誓而已箋曰此四者皆文致太平也實未足及此春秋三世時亦不當此但以褒桓公而引及之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箋曰涖盟例時

莅盟者何 箋曰据當言會盟及盟 往盟乎彼也 猶曰往盟於齊莅臨也時因齊都盟主國主名不出者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 箋曰往與其大夫盟也其君涖之故不見所盟人名 其言來盟者何 箋曰据使來盟者公實涖之反不見涖文也 來盟于我也 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 箋曰言來盟則我大夫見矣若言涖鄭語盟反似與公盟也凡此二問嫌公可與大夫盟也

楚人伐鄭 箋曰楚不復退者方將尊楚以當齊桓也伐例時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箋曰會月侵時公大夫於僖篇各一見盛伯功也公無侵例日會

侵蔡箋曰侵例時蔡潰不與諸侯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潰例月叛例時

箋曰潰例時

潰者何箋曰据不言敗滅下叛上也箋曰廖震說侵而潰不言戰敗故知叛也國曰潰邑曰叛箋曰凡言叛者皆言以叛明不能自叛則與潰例異也潰者民如釋重負嫌國人可潰故以叛比之

遂伐楚箋曰遂伐例時次于陘箋曰次例時

其言次于陘何据召陵侵楚不言次來盟不言陘有俟也箋曰凡次皆有俟之詞實則不敢進耳孰俟箋曰据俟陳人蔡人目言之也俟屈完也時楚强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脩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　箋曰下言楚屈完來知俟屈完也兵先聲而後實討夷狄者不尚操蹙之

夏許男新臣卒不言卒於師者桓公師無危不月者爲下盟去月方見大

信 箋曰傳聞世小國君始卒例時不名此名者從義兵當褒進同邾婁克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 箋曰來盟內詞例時 盟于召陵 箋曰盟大信例時

屈完者何 箋曰据楚無大夫 楚大夫也 箋曰言來盟是大夫例也

何以不稱使 据陳侯使袁僑如會 尊屈完也 箋曰楚實無大夫若稱使則例不見 曷爲尊屈完 据陳侯使袁僑如會不尊之 箋曰据與人臣者必使臣 以當桓公也 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醅霸德成王事也 箋曰言楚人則嫌其君來言楚子使屈完如師則楚有大夫則故去其使著其名氏使成爲大夫以當

桓公如外大夫來盟例也不言楚完者著其氏乃尊之也 **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 据戌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 箋曰据來盟不地 **師在召陵也** 時喜得屈完來服於陘郎退次召陵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 箋曰師次于陘屈完來至召陵乃同盟 故異其文明師退也 **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 据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 箋曰据傳則一盟耳而經似二盟也 **喜服楚也**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箋曰使若不得屈完而後可盟 **何言乎喜服楚** 据服蔡無喜文 箋曰据殊會吳 **楚有王者則後**

服桓公行霸至是乃服楚無王者則先叛桓公不脩其師先叛盟是也夷狄也而亟病中國數侵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夷謂狄滅邢衛至于溫交亂中國中國不絕若綫綫縫帛縷以喻微也桓公救中國存邢衛是也而攘夷狄攘郤也北伐山戎是也卒帖荊卒盡也帖服也荊楚也箋曰卒終也終春秋篇不復更見荊是荊州盡安也以此見州舉者言其騷動一州爲患最大荊自爲荊楚自爲楚則荊帖矣以此爲王者之事也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爲之故云爾箋曰春秋託此爲與王之事其言來

何据陳袁僑如會不言來箋曰据方歸功於外不得爲內詞與桓爲主也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爲天下霸主箋曰託王於魯因託功於桓桓之功皆內之功故言來也前此者有事矣謂城邢衛是也箋日柯盟不日是也後此者有事矣謂城緣陵是也箋曰諸侯盟于首戴是也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箋曰据貫澤莫敢不至是桓主也不見內文此見公會而云來盟反似掩桓之功無主義也序績也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爲盛箋曰方言次爲不敢進之詞因敘其功以爲王者之事當如此也鹽鐵論引作子績

齊人執陳袁濤塗箋曰執有罪例時非伯討稱人執濤塗之罪何箋曰据言執不月有罪之詞辟軍之道也箋曰陳侯在軍而執陳大夫是濤塗在國也在國而不言伐陳則濤塗辟軍而在道明矣不治陳侯而但伐陳則濤塗專陳國陷君于師也詩曰誰侜予美心焉忉忉謂此事也其辟軍之道奈何箋曰据不見齊軍過陳之文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濱涯也順海涯而東也東夷吳也從召陵東歸不經陳而趨近海道多廣澤水草軍所便也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

陷于沛澤之中草棘曰沛漸洳曰澤顧而執濤塗時濤塗與桓公俱行箋曰言濤塗不在陳之意也以討免役而身徇君雖有欺詐之罪伯者當赦之故不得爲伯討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箋曰据皆侯執曹伯執君猶稱侯無貶詞也稱侯而執者伯討也言有罪方伯所宜討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箋曰坐執當貶爵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箋曰据執無罪例月若鄭祭仲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則陳人

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故令濤塗有此言箋曰先嘗過陳陳乃不欲其由己故不坐阻格義兵之罪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以己所招而反執人古人所所不爲也凡書執者惡其專執之從夷狄侵中國箋曰若討曹伯乃合古人之討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箋曰內微者及伐例時文承齊人則屬上執不屬上會蓋齊人及伐耳而爲內微者詞諱又貶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爲桓公不脩其師而執濤塗故也月者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箋曰會月致月起伐楚爲託王師耳非實王者事也不得意致伐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箋曰据來盟喜服楚得意當致會楚叛盟也箋曰叛盟者齊不修其師而反伐陳楚雖服不足喜非楚旋叛也致伐所以起伐陳非內及

葬許繆公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箋曰傳聞世小國君始見卒例不葬此葬者褒其卒于師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箋曰大夫會例時此月者同公例起齊當自治也侵陳月者刺桓公不修其師因見愚誑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箋曰陳實有罪故侵

從常例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箋曰君殺世子例時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据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也續問以殺者問殺所稱例爾非謂晉侯不當稱國爵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其爵絕其父兄之道也絕之則當坐箋曰具殺異於君有殺大夫之義也許殺大夫不許殺子弟者甚惡乎無親親而恃尊以妄殺人書曰唯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言當送王室治之也使子弟有可殺之罪則父兄失教久矣己有罪

而又殺人故甚之

杞伯姬來朝其子箋曰來朝例時

其言來朝其子何据微者不當書朝連來者內辭也與其子來者問爲直來乎爲下朝出箋曰据曹伯使其世子來朝此當言杞伯使內辭也箋曰以言杞伯姬來知內女爲諱詞與其子俱來朝也因其與子俱來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敎戒之不明也微無君命言朝者明非賓箋曰惡內女私屬其子於魯有外夫之心故不言杞世子明不當嗣立若曰杞伯姬直來者爲朝其子耳弁不與伯姬來也

夏公孫慈如牟箋曰如例時牟人來朝不見牟子卒嫌牟已亡故特見牟明春秋不記同盟會卒葬爲凡見者皆有起例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箋曰及會例時及者殊尊卑之詞公及夫人會齊侯是也託王故卑齊侯以示義明諸侯不得會王世子世子亦不得外交諸侯猶夫人亦不得外會也不可殊會故曰及會

曷爲殊會王世子据宰周公不殊別也箋曰据殊會者外之王者無外世子貴也箋曰王世子至尊之一體不得下交諸侯猶中國之當殊夷狄

**世子猶世世子也**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眾臣是也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世子所以會者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以示以公義箋曰言世子即太子而改太言世與世室同見適長之義不於殺世子發傳者彼無貴世子之意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箋曰諸侯盟例月嫌上外世子於此見諸侯示君臣之義

諸侯何以不序据上會序于扈上不序箋曰据諸侯盟爲散詞此上序當直言同盟于首戴一事而再見者箋曰凡稱諸侯爲散詞唯此與葵北目凡同地乃爲一事再見言一事但當言同盟不當再見諸侯也前目而後凡也省文從可知間無事不省諸侯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世子不與盟箋曰前目者列其序後凡者等之皆諸侯不可與王世子同盟也諸侯盟于葵北以叛盟爲散詞此以上會爲散詞凡之言等之略之也非省文

鄭伯逃歸不盟箋曰逃例時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据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執不知問

箋曰据會鄬言陳侯逃歸則不會自見此不必言不盟不可使盟也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爲解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故後言不盟　箋曰非逃歸也下圍方言其强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据後言不盟居會上辭　箋曰据實未逃歸但當言不盟魯子曰蓋不以寡犯眾也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依古不肯盟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眾人之善故云爾　箋曰言鄭伯不盟則與公不與盟同爲內詞而鄭伯得敵諸侯矣故加逃以貶之言蓋者魯子意上方貶諸侯嫌散詞不得爲眾也

楚人滅弦箋曰滅奔例月滅略楚從諱例不復爲桓諱滅者爲叛盟見弦子

奔黃 箋曰滅奔例滅月時治滅者略奔者奔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狄伐晉滅溫晉里克比殺其二君 箋曰日食正例

冬晉人執虞公 箋曰外執君例時稱人者非伯討虞稱公者已滅不見本爵從葬例也不從失地君例者方滅耳非先滅不稱侯者抑晉也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 据滅言以歸上傳云四年反取虞知去滅變以歸言執 箋曰据稱公從葬例知已滅也當見滅不當見執

不與滅也 箋曰方滅虞耳變滅言執故知不與

曷爲不與滅 箋曰据晉稱人當坐滅人

罪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晉稱人者滅本人滅而執之不以王法執治之故從執無罪辭也虞稱公者奪正爵起從滅也不從滅例月者略之箋曰滅一國如執一人故知下不同力爲前首惡奪之也奪之而稱公爲有臣子詞者嫌下可叛君晉可滅之故從葬君詞非奪其爵

六年春王正月箋曰以將序鄭叛與晉楚同滅諸侯爲齊伯衰之事故不書他事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箋曰公會伐例時圍新城箋曰圍例時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箋曰据長葛後言取此但言圍非彊例彊也惡桓公行霸彊而無義也鄭背叛本由桓公過陳不以道理當先脩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彊非所以附疏箋曰鄭彊不服故下以伐鄭致起上逃歸非實逃也

秋楚人圍許箋曰圍國例時諸侯遂救許箋曰稱諸侯者散詞救例時不善而月錄之者楚鄭俱叛

冬公至自伐鄭事遷於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箋曰致伐例時使

若公不
與救許

七年春齊人伐鄭箋曰人伐例時見鄭不服

夏小邾婁子來朝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故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　箋曰前從州舉例稱倪此見本名其實倪乃國邾婁同州也欲示七等例於荆楚從正於倪小邾婁變正起荆楚以文進退倪以實進退也於日卒邾婁瑣後進使成國而從其故名謂之小邾婁言小則不通可知國未有以小名者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箋曰國殺大夫例時申侯者失地之君爲鄭臣者諸

侯不臣寓公而云其大夫譏文自明

其稱國以殺何據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以殺箋曰據先都公子過稱人以殺

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以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箋曰君主其國有殺大夫之法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箋曰月會者加錄從伯盟于甯毋箋曰盟例時從大信

曹伯般卒箋曰曹例月卒時葬此時卒者褒其從伯與盧負芻同

公子友如齊箋曰如例時爲齊伯褒謹錄內會聘也

冬葬曹昭公箋曰曹葬例時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箋曰比會皆月者上言鄭彊下言乞盟先錄其會以扶伯功

盟于洮箋曰盟大信例時

王人者何箋曰据王人子突繫諸人微者也箋曰實者直言人微爲序乎諸侯之上箋曰据世子貴不序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于上時桓公德衰寗母之盟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箋曰示王人有會諸侯之道與世子異

鄭伯乞盟 箋曰例時

乞盟者何 箋曰据重 師乃言乞 處其所而請與也 以不序也

箋曰鄭世子亦不至鄭伯陽遣使請盟實不與盟也 其處其所而請

與奈何 箋曰据先 會乃盟 蓋酌之也 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不盟不爲大惡者古者不盟也 箋曰盟有酌血之法疑若可以不至故直書乞盟不諱也當爲中國諱者則未見如會操是也云蓋者言乞則不與盟自可見亦不必酌之

夏狄伐晉箋曰狄伐例時齊伯衰晉伯起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箋曰禘例日月者非正之禘也成王婚有后禘太廟之典雍詩禘太祖其詞曰雍雍肅肅亦右文母頌其事也僖公始娶而齊以媵女先至遂脅而妻之懼其不立又見之于太廟故特言禘不言有事也魯以夏六月用禘禮祀周公殷正故在七月宜禘周公言有事此言禘正名也周制不王不禘禘唯新君除喪有之

用致夫人箋曰用致皆例時

用者何箋曰据不言牲幣用者不宜用也箋曰與用郊同例也八年非除喪無所爲禘假用禘禮致故言用耳致者何箋曰据不言至自致

者不宜致也箋曰與致女同例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以致文在廟下不使人廟知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不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明箋曰用致承太廟下知禘用致之也三月而廟見當奠菜而已婦人及三月必值祭時因闕廟門視滌濯遂見焉不必定三月言三月者至久不過三月也其見蓋于禰廟承祭則各在所祭之廟今見于太廟是非禮也又當見不當致致者齊使致之故為外詞夫人何以不稱姜氏箋曰据下夫人姜氏會陽穀是姜氏也貶箋曰去姜去氏猶為貶今並去姜氏也曷為貶据夫人姜氏入不貶箋曰据非孫非譏與殺非喪娶後又稱姜氏無貶文也

以妾爲妻也以逆不書入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箋曰妾則不知其姓氏而又稱夫人是以妾爲妻之詞其言以妾爲妻奈何箋曰据經不見二妻文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也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僖公使用爲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脅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箋曰言致與致女同文知夫人父母家有使臣同至也後稱姜氏故知爲齊國本妾故知媵女前不氏夫人至故知先至蓋僖本紿楚楚爲齊帖齊匹以女先至而立之以妾爲妻大惡不諱者本不可婚

狄女也又不言齊女之至亦諱文也魯用王禮故異姓可相媵楚女別居西宮蓋並嫡也僖公夫人皆不言薨何君以聖姜爲齊媵頃熊爲楚女文宣本無昆弟之文是所未詳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箋曰王崩例日不葬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箋曰大國君卒例日

何以不書葬箋曰据非篡非殺大夫爲襄公諱也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者箋曰下言宋子在五月之內故知未葬而會也去葬以顯其背殯而言諱者以襄公不葬盈諱與晉不言出入同故知爲諱使若宋例不書葬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箋曰公會正例時爲下爲散詞見之

宰周公者何箋曰据宰宜氏公宜宋不相兼也天子之爲政者也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箋曰言宰以明譏文也宰公尊于世子而下同列國與王人序上相通起例也不殊會者世子受父命譏在王宰公佐王治譏在宰故目言之不必諱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箋曰內女卒例日爲未嫁女見例

此未適人何以卒据杞叔姬不卒箋曰据嫁乃有隱之之例許嫁矣箋曰已字之故知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郎貴之漸猶俠卒也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箋曰見一卒乃見諸女不卒者從常事不書例也若不一見似終春秋唯有六女耳此與見公孫慈卒同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箋曰盟不信例日先目後凡散詞略

之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箋曰据下錄公如齊非我貳危之

也箋曰爲無伯之詞是危也何危爾箋曰据後不相犯貫澤之會

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

也箋曰言桓伯自貫澤始承救邢衛故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

矜之叛者九國下伐厲善義兵是也會不書者叛也厲叛不書者爲天子親

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爲天子下爲桓公諱也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

九國箋曰以天子之宰等於列國是震矜也謂宋楚徐莒厲狄北戎英氏項也

震

之者何箋曰以震矜意同文異故問猶曰振振然亢陽之貌矜

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色自美大之貌

甲戌晉侯詭諸卒不書葬者殺世子也箋曰晉始見日卒大國例至文公伯乃書葬本小國也以伯大之書云王錫晉文侯其詞稱父是附庸君例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箋曰殺子例日此時者奚齊不正比衞輒例但係君重之耳不依臣殺君例也里克氏不當國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殺其君之子奚齊何据殺其君舍不連先君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殺君名未明也　箋曰据成死者賤生者當直

言君依鄭忽例當言世子殺未踰年君之號也欲言殺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殺其君又嫌與殺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殺未踰年君之號定而罪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殺名可知也殺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 箋曰此不成其爲君與齊舍成爲君相對爲例明繼體有正有不正無父子則無君臣也文不可言殺其世子尤不可言殺則其子但言其君之子則不坐殺君言殺其君則坐殺君未踰年稱子爲子見義非爲臣立稱也臣殺之則成其爲君矣奚齊不正對申生爲簒不許晉侯殺適立庶也卓子反正者奚齊既伏罪不正者已去後立者則爲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 箋曰朝例時此月者蔡人龍說錄公終事齊起九叛國

狄滅溫箋曰狄滅例時狄者九叛國之一見叛故不諱滅溫子奔衛箋曰滅奔例滅月奔時此皆時略狄

晉里克殺其君卓子箋曰殺君例日此時者卓子稱君正里克之罪耳非卓子實正故略之及其大夫荀息箋曰及殺例日承上故時以累

殺故從君也

及者何箋曰据累殺例當日累也箋曰言及承上殺無二例也殺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箋曰每累必問者欲顯三及不同之同也孔父仇牧皆累也箋曰自非此三及外更無累者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箋曰嫌展轉相据仍非舍此而有累也曰有箋曰三及外無他例從見者不見例有皆不書矣有則此何以書箋曰問此賢之之意賢也箋曰又立一法也何賢乎荀息据與孔父同箋曰知與孔仇不同故問也又据奚齊不正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
子皆立　箋曰孔父先君死仇牧同君死荀
息後君死後君死而亦爲累故知嘗受命矣其不食其言奈何箋曰
据奚齊不正不宜出命奚齊立不正先君命亦不正奚齊卓子者驪姬
之子也荀息傅焉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
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驪姬者國色也
其顏色一國之選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
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
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

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爲奚齊卓子來動己故答之云爾箋曰臣爲君使若分別君正不正而後死則生利祿而死擇便不忠之大者故極道其君不正而賢荀息之義乃明也知己已不正而傳二子至此無可辭欲遂成之矣以義論之荀息不得爲正色立朝然而春秋善之者士之各有節志所惡乎反覆耳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長謂重耳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

負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起時莫不背死嚮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箋曰雖從卓子死無異從奚齊死故可爲及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箋曰伐例時九叛國之二

晉殺其大夫里克箋曰君殺大夫例時

里克殺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据衛人殺州吁箋曰据荀息累則克當坐殺惠公之大夫也惠公簒立已定晉國君臣合爲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箋曰君殺之非討賊也然則孰立惠公欲難殺之意箋曰据不書晉人立某則非討賊而立不見簒文則晉君又不坐殺里克也箋曰許其爲大夫故知殺之者卽其所立里克殺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箋曰据趙盾立成公遂相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箋曰

孺子君之子當立者書有孺子王禮有孺子講正其名欲加克以殺罪也此逆探惠公之意非必有是言**又將圖寡人**如我有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箋曰時實惡偪而殺無討賊之義假討賊之名故正其爲君臣惡乎與賊比而又圖之賊之賊也**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据齊小白入于齊箋曰惠公篡不明則里克若無罪**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爲篡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爲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

大也語在下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惠公文公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 箋曰欲見文公亦因此而入言惠公入則當言文公入文伯而惠賊惠雖賊文仍篡耳以文而賊惠則不可以惠而賊文又無以開撥亂之路故沒其文使若重耳繼夷吾者然文篡仍未滅也以此見春秋不記史事

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 箋曰据爲桓諱滅亦當諱篡 桓公之享國也長享食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封有餘較然爲天下所知文公功少嫌未足除身

篡而有封功故爲之諱并不言惠公㩲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身篡而已有足封之明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

秋七月箋曰方記晉事故不書他事

冬大雨雹箋曰雹例時

何以書箋曰據雹於冬所灾微記異也夫人專愛之所生也箋曰以大爲異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箋曰君殺大夫例時起里克非討殺故再見一大夫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箋曰公及會例時爲致夫人無氏故見此會父女會無譏也

秋八月大雩箋曰大雩例時月者旱甚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

冬楚人伐黃箋曰伐例時楚爲九叛國之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是後楚滅黃狄侵衞箋曰日食朔後不言朔

夏楚人滅黃箋曰狄滅例時見叛不諱滅黃子死位

秋七月箋曰方記叛齊故不書他事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箋曰大國卒例日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箋曰侵例時

夏四月葬陳宣公箋曰日卒月葬正例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桓公自貫澤陽穀之會後所以不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從小國言從令行大國唯曹許以上乃會箋曰會例時葵丠後再見時會爲城緣陵見之

秋九月大雩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復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應箋曰大雩例時月者旱甚

冬公子友如齊箋曰如例時起上公如月非正例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箋曰城例時不繫同之內邑起諱文

孰城之諸侯不序故問誰城箋曰據內邑不言諸侯城外邑又不繫也傳文本言孰城無之字師讀誤衍耳此問與楚丘同若問孰城之則經文明言諸侯城之矣

城杞也箋曰城楚丘為衛知城緣陵為杞皆以下經推得之

曷為城杞箋曰據城例亦有非滅者城成周城虎牢是也

滅也箋曰杞上伯朝後子卒不日無故而紬文與衛同是滅例也襄二十九年城杞下亦見杞子為滅例

孰滅之箋曰據衛見狄入文

蓋徐莒脅之以下皆狄徐莒也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

喝而亡四五云蓋者狄莒文不明也　箋曰徐莒九鈑國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箋曰据徐莒非狄不必諱爲桓公諱也箋曰與邢衞同例曷爲爲桓公諱箋曰据杞非中國又溫黃不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箋曰正以桓伯褒比滅不諱伯例不顯故復爲始伯詞然則孰城之箋曰据經言諸侯傳言桓公桓公城之箋曰爲桓諱是桓城非諸侯也曷爲不言桓公城之箋曰据城邢言齊師宋師曹師不言諸侯之師不與諸侯專封也箋曰實非師與邢異曷

為不與箋曰据邢衛已見二例此宜從邢例已見者不必復見實與而文不與箋曰諱滅實與也言諸侯文不與也文曷為不與箋曰据不與亦已見二例矣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箋曰城邢言師城楚北直言城於此乃顯諸侯耳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箋曰据言諸侯為散詞不見與桓之義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輒發傳者與城衛同義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箋曰桓伯衰故言諸侯耳諱滅則實與可知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箋曰遇例時月者起非實遇

使鄫子來朝箋曰使來朝與使來聘同例時

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据使者臣爲君銜命文也箋曰据季姬明年乃歸鄫

內辭也箋曰夫人外公不言及此言及知爲內詞

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使來請娶己以爲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曾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箋曰季姬本許嫁邾婁鄫子來朝而請昏焉遂使居防成夫婦故邾婁不復來取明年而明歸于鄫矣其後邾婁執鄫子國君凶死禍及三邦惡

內躬行無禮諱其大惡使若季姬自婬通于外者然雖甚惡猶愈于詐邾婁背信約之反覆傾國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箋曰崩例時日者同天王例

沙鹿者何箋曰據不繫同內邑河上之邑也箋曰以言崩知爲河水所圯與梁山同也經不見何地此河直謂水耳舉大者言之此邑也其言崩何据梁山言崩襲邑也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沙鹿崩何以書箋曰據非天變復非人取記異也箋曰平地而崩是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

据長狄之齊晉不書
箋曰据据言河非魯境

**爲天下記異也**上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也河者陰之精爲下所襲者此象天下異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爲楚所敗之應而不繫國者起天下異　箋曰以記崩故知爲天下崩無外內異詞與大水異也

**狄侵鄭**箋曰侵例時爲伯衰見之

**冬蔡侯肸卒**不書葬者潰當絕也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讐故略之甚也肸立不書者父獻舞見獲留卒於楚肸以次立非篡也　箋曰前狄桓侯至此四十九年始見肸卒時卒不葬小國初見例也使若蔡已絕此別一小國初見卒例者然蔡本大

國當日卒月葬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　箋曰公如例時月者起與下會致爲一事見桓伯衰

楚人伐徐箋曰伐例時爲救徐見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箋曰會例時月者錄從伯盟于牡丘箋曰盟從大信例時所謂善善從長

遂次于匡箋曰次例時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言次者刺諸侯緩於

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　箋曰卒師救例時及者方貶諸侯大夫使若汲汲在內

**夏五月日有食之**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衰中國微弱之應　箋曰食在朔前例不日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霸功激揚解惰也　箋曰伐例時月者錄伯功厲九叛國之六

八月螺公久出煩擾之所生　箋曰螺例時月者僖有閔雨之恩

九月公至自會箋曰致例時月者與上二月相起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据柯之會不致箋曰据葵北危猶不致久也久暴師衆過三時　箋曰欲見公如齊卽會未歸也不以齊致者從會爲重

季姬歸于鄫箋曰內女歸于例月此時者起上已嫁非先通後歸也季姬無自主之道故從正嫁詞且錄其卒

己卯晦箋曰晦例日　震夷伯之廟箋曰震例時地震例日雷震天

氣常有故略之也晦者何箋曰据晦不書冥也書日而冥朔晦之晦者箋曰知非晦有事不書也明年正月戊申朔此年九月正己卯晦於此益見晦不書書則當言己卯晦晦矣又晦晦當連月不可但日而言晦震之者何箋曰据地震震文在下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箋曰非廟自震乃雷電震之也夷伯者曷爲者也箋曰据外灾不書季氏之孚也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箋曰此但當言微者以便文据史記答之經不必見季氏之孚之意也孚者家臣之號維誥曰作周孚先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箋曰

据微者廟不得見本名夷伯文與單伯同蓋先爲命大夫後其子孫仕於季氏爲下士得立一廟

**大之也**

箋曰與天子命大夫同故曰大之

**曷爲大之**

据陽虎稱盜

**天戒之故大之也**

明此非但爲微者異乃公家之至戒故尊大之使稱字過于大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箋曰天震之亦猶天子命之故稱震伯也

**何以書**

箋曰据非宗廟

**記異也**

此象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僖公蔽于季氏季氏蔽于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箋曰獨震一廟又乘晦而震晦已當記因記震而以夷伯爲戒夷伯者夷霸也

冬宋人伐曹箋曰伐例時宋九叛國之七

楚人敗徐于婁林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不月者略兩夷狄也箋曰敗當稱師稱國以敗者狄例也徐先稱人以滅杞狄之敗狄例時楚稱人同中國云略兩狄非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箋曰偏戰例日及戰者爲主與晉敵秦也獲晉侯箋曰獲例時又與秦之獲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据泓之戰言宋師敗績箋曰据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歸君獲猶言敗彼月此日尤當詳也君獲不言師

敗績也舉君獲爲重也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主書者從獲人例　箋曰不與獲者言師敗荊敗蔡師是也此既與晉又與秦爲兩敵之詞起秦晉之戰不足分曲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箋曰霣例日加朔詳錄之與夜中同例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箋曰是月者重出月例爲月不相蒙見例也鳥異例時月者起本不書爲宋特見之

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據星霣後言霣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箋曰言所以後言五之意是

月者何箋曰据是人爲慢詞僅逮是月也是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箋曰是卽正也嫌有兩正故改正爲是明當再出月也禮月令凡以月氣爲限者則曰是月何以不日据五石言日箋曰据僅逮則重錄之詞可直言日晦日也凡災異晦日不日日食是也日食當於晦朔不日晦可知也六鷁兼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箋曰凡外異例日此當云丁丑晦若但言丁丑不見去晦之例故改日從月而爲僅逮之詞晦則何以不言晦据上言朔春秋不書晦也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佹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趡盟奚戰是也箋曰不書晦者猶不數閏也晦閏不以正民事故略之朔有事

則書重始故書以錄事若泓之戰及此皆是也晦雖有事不書重始

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箋曰遇晦則略輕於常日也當日而不日以見略晦之例

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据賈石後言五六鷁退飛記

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鷁小而飛高故覼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治也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

過宋都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箋曰据不及我記異也箋曰

以五六詳錄之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据沙鹿崩不繫國此

言宋也爲王者之後記異也王者之後有亡徵非新王安存之象

故重錄爲戒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於晦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　箋曰傳聞世記異聞世記災故新有漸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箋曰大夫卒例日傳聞世不卒卒者賢之也

**其稱季友何**据犂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友**賢也**閔公不書葬故復於卒賢之明季子當蒙討慶父之功遏牙存國終當錄也不稱子者上歸本當稱字起事言

子

箋曰莊公無母弟者貶文姜之義嫌公子友與公子牙同故於其卒言季以見之諸侯弟兄不以屬通季叔皆母弟之詞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箋曰日卒從恩錄正例以見季姬無罪前非實遇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

箋曰專見此卒大夫之文起三世之例明傳聞世大夫卒不書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月者危桓公德衰任豎刁易牙豎功滅項自此始也箋曰月會者終伯衰之詞水地者大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稱氏者春秋前黜稱氏也伐國而含氏言之者非主名故伐之得從國舉箋曰伐例時英氏夷國弟三等九叛國之八廖榮說下滅項爲齊諱嫌許齊滅故進徐同齊起齊亦狄

夏滅項箋曰外滅例月內滅例日此爲內詞而時者起從上文伐而遂滅叛國之九

孰滅之以言滅知非內也箋曰据內諱滅言入外不諱滅當著國齊滅

之以不諱知齊滅上伐英氏與滅厲同也 箋曰承曷爲不言齊滅之据齊師滅譚 箋曰据伯衰不諱滅爲桓公諱也箋曰不諱外滅猶諱齊自滅人也春秋爲賢者諱箋曰雖伯衰猶諱之爲賢也此滅人之國何賢爾箋曰据相滅亡者桓公恥之君子之惡惡也疾始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 箋曰疾始滅是也善善也樂終樂賢者終其行 箋曰伯衰猶諱滅是也桓公嘗有繼絕立僖公也存亡之功存邢衛杞故君子爲之諱也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爲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

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箋曰夫人會無譏文見姜氏桓女非賤勝以脅立貶同妾耳

九月公至自會箋曰得意致會月者與上會月相起見公不與滅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箋曰大國君卒例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衞人邾婁人伐齊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箋曰伐例時以我救爲義兵故先月錄與之

夏師救齊箋曰救例時將卑師眾稱師言救則義兵也伐亦義救亦義所謂並行不相悖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箋曰偏戰例日齊師敗績箋曰敗績例時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箋曰據此言戰上不必見伐也宋公與伐而不與戰箋曰與治也但伐以正之本不欲戰齊亂故興師來逆因故言伐春秋伐結日戰耳知宋不戰者伐者四國戰者一國非伐戰可知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據甲寅衛人及

齊人戰與襄公之征齊也箋曰不與則當見曹衛邾婁歸文或見宋公文今直以師敵師是不使齊師敵宋公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据齊桓公霸者猶不與征衛箋曰据古人之討東征則西怨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不為文實者保伍連卒本有用兵征伐不義之道箋曰小白卒過時乃葬故於此見齊亂文與之故不言成亂

狄救齊箋曰救側時既見師救復見狄救明齊亂由宋伐而定凡狄稱人者進也直稱狄者州舉之也救義兵不進者言救已善不假更進州救更善於人救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箋曰日葬隱之也

冬邢人狄人伐衞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　箋曰上救齊稱狄此人之起邢亦狄與齊人狄人相起廖人柴說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名者著葵北之會叛天子之命者也不得爲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也襄公有善志欲承齊桓之業執一惡人不能得其過故爲見其罪所以助賢者養善意也月者錄責之　箋曰人執無罪君例時月者起宋人實朱公也滕子名則絕之而爲無罪詞者宋伯未著先執君以示威致邾婁亦執鄫子伯業不成嫌實人執故名滕子以

見例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因本會于曹南

盟故以地賓邾婁說在下月者起人賓君也曹南即邾婁也不言邾婁者誘人會而執之非伯討之義故諱使若本會曹南而鄫子誤至邾婁見執非宋公之意　箋曰人盟例時

鄫子會盟于邾婁箋曰會盟內詞例時起鄫子罪由內女

其言會盟何据外諸侯會盟不錄及曹伯襄言會諸侯　箋曰据會盟內詞

後會也說與會伐宋同義君不會大夫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者起爲邾婁事也不言君者爲襄公諱也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

國交忿襄公爲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開反爲邾婁所欺執用鄫子恥辱加於宋無異故沒襄公使若微者也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盟而鄫子自就邾婁爲所執者也上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爲辨也會盟不日者言會盟不信已明無取於日自其正文也　箋曰後會者使鄫子若以後會見執非宋執之也宋公既討滕叛因治鄫邾婁之訟執鄫子以畀邾婁致使相殺魯權卽楚六國相結以敗宋功身反見執若非亂戰之正無以自立而敗亡隨之矣春秋本其所由深爲之諱扶伯主殺內惡歸罪鄫子而見用威之不足圖功也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

箋曰執殺君正例執日殺時坐罪執者同殺君

例鄫子不名者鄫罪不在邾婁邾婁言人者比蔡人殺陳佗例以婬見殺之詞用之惡無道也不言社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甚矣故絕其所用處也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箋曰用即殺也例時

惡乎用之箋曰据用郊用牲于社太廟用致夫人皆言其地用之社也箋曰禮不用命修于社此据先典言之經不言用所用之處舉用爲重其用之社奈何箋曰据用牲于社人不可代用牲也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箋曰言蓋者相傳有此法

秋宋人圍曹箋曰圍例時著同盟懼而叛宋

衞人伐邢箋曰伐例時爲上伐衞進狄嫌衞有罪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因宋征齊有隊爲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之會執宋公箋曰公會盟例日時者方貶公貶四國君稱人諱使若大信因以起四人皆君耳公權以鄫罪見討遂郎于楚楚初得中國故尊陳蔡自居其次然則此會公主會也齊與盟

梁亡箋曰亡一見例時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据蔡潰以自潰爲文舉侵也自亡也箋曰與崩卒同詞其自亡奈何箋曰据國有遷去無亡法魚

爛而亡也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一家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箋曰新作例時

何以書箋曰据新作雉門以据灾書譏箋曰言新有故之詞何譏爾箋曰据非門有古常也惡奢泰不奉臺廐古制常法

夏郜子來朝箋曰來朝例時為失地見一例

郜子者何未有存文嫌不名故執不知問箋曰据取郜郜已滅失地之君也箋曰郜鼎先入宋器從名是亡國詞也何以不名据鄧穀名

兄弟辭也部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也書者喜內見歸箋曰文與盛伯同彼奔此朝故知兄弟兄弟謂同姓也盛郜同姓穀鄧異姓見二例郜滅七十二年其君猶在年近八九十矣亦可見取鼎時實未滅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箋曰內火災例日

西宮者何箋曰据桓宮武宮言謚無謚言新小寢也箋曰宮者生人所居東西南北宮皆對寢而言故知小寢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箋曰据公薨于小寢日不言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箋曰二宮相對不相下起楚女齊女俱適不相下也四宮者惟兄弟耳一人之宮分爲東西各有私尊不

相往來以此與致夫人相起也若實小寢不言西矣

**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于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箋曰夫人但有五寢分大小不分東西又不分宮魯子言非也宮者有垣隔之

**西宮災何以書**

箋曰據非桓信宮之比

**記災也**

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　箋曰記灾者起公所居重之也僖見齊桓薨而驟尊楚女以此見

其兩適

鄭人入滑 箋曰外人入國例時爲宋伯不成記鄭叛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 箋曰惡齊狄相結以侵中國人狄所以狄齊也與伐英氏伐衞相起盟例時不直狄齊者伯衰國亂責之略

冬楚人伐隨 叛楚故也 箋曰記楚入犯中國也伐例時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衞 貶狄者爲犯中國諱 箋曰伐例時復狄狄者廖榮說起前兩狄人爲貶齊邢非進狄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箋曰人盟例時下執宋公專罪楚子

錄微者從常例譏宋公不宜輕會楚且盟也

夏大旱箋曰旱例時

何以書箋曰据言旱則雩不見記災也新作南門之所生箋曰不雩無閔雨之心故不月略之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箋曰會例時不使楚子得危宋公故不見危例執宋公以伐宋箋曰執例時以伐例時執者有罪之詞使若內執之也

孰執之箋曰据上曹南執鄫子別出邾婁人楚子執之以下獻捷貶

曷爲不言楚子執之據溴梁盟下執莒子邾婁子復出晉人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不舉執爲重復舉伐者劫質諸侯求其國事當起也也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耻說在下也箋曰起宋公當自治故使若我執之而我釋之不使楚無故而執中國君明凡夷狄之患不在夷狄楚之禍由內召之冬公伐邾婁箋曰恃楚以報鄫子之怨也公伐例時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箋曰使獻例時楚無大夫於此見宜申者起楚人實楚子宜申得臣皆不氏與屈完異也故不問楚無大夫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據稱使知楚子貶箋曰退三等也曷爲

貶据齊侯獻戎捷不貶為執宋公貶箋曰以上執不言楚子於此見之也

曷為為執宋公貶据上已沒不與執中國宋公與楚子

期以乘車之會盂鹿上之盟箋曰楚偽請盟先盟鹿上而後為好會于霍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

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

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箋曰曰者宋公躊躇而自決也先不當信楚耳既受之又示怯亦終不能自立目夷謀非也終以

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詐諼劫質諸侯求其國當絕故貶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所以堅宋公意絕彊楚之望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箋曰釋在十二月執已踰二時矣此終言之宋公釋乎執走之衛襄公

本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也宋公愧前語故慙不忍反走之衞不書者執解而往非出奔也

**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向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爲錄也

**惡乎捷**

箋曰据戎捷言戎

**捷乎宋**

以上言伐宋

**曷爲不言捷乎宋**

据戎捷也

箋曰据以伐不諱

**爲襄公諱也**

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不用目夷之言而見詐執伐宋幾亡其國故諱爲沒國文所以申善志不月者因起其事　箋曰以伐猶可捷則甚矣捷而終不得宋宋有臣焉故爲其君諱宋公因貪見詐中國不救上執

不言楚此捷不言宋不使楚宋相敵此圍解也曷爲不言其圍

据上言守國知圍也　箋日据以伐而捷經二時而釋是圍宋之詞爲公子目

夷諱也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功故爲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

夷之賢也歸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也　箋日目夷先不能免君于難陷君死地乃有守

國之功言圍則臣子拒君不可以示法故諱之使若宋公不在師楚別出兵而捷耳經不

見目夷立臣子之法耳許其守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言諸侯者起霍之會

諸侯也不序者起公從旁以議釋宋公會盟一事也言會者因以殊諸侯也　箋日公會

盟例日會時盟下釋宋公不從大信例時者起實非公執而釋也**釋宋公**箋日釋例時蔡人龍說諸侯散詞爲霍會不救宋公略之與廿七年盟宋相起兼明內有託文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据執滕子不言釋

**公與爲爾也**箋日不言釋者亦內諱也**公與爲爾奈何**箋日据上執實楚子諸侯亦有力也執故因公會而釋**公與議爾也**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箋日欲見上不與遂使公專其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箋日公伐例時**取須朐**箋日取邾婁邑當諱伐廖震說目言公伐起下升陘之敗非微者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箋曰伐例時討鄭而楚救鄭遂有泓之戰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箋曰微者及戰例時日者公也諱不言公者公不自治而見敗于邾婁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箋曰偏戰例日與宋爲主楚人楚君也以敗宋故仍貶之宋師敗績箋曰敗績例時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据奚之戰不言朔箋曰据非宋異不言朔

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繁多也殺省也正得正道

尤美婁曰春秋以時月日分正變例日皆謹錄之也善者詳之故錄者正何正爾婁曰据正當諱敗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泓水名水北日陽楚人濟泓而來濟渡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迨及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我雖前幾為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為國喻褊弱寡人不忍行也旣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

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言朔亦所以起有君而無臣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蹈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　籛日有君無臣者有君人之度無人臣傲幸之心也臣當此戰從權取勝而已敗則伏其罪耳人君尊重躬爲詭得幸而得勝無以對鄰國服夷狄使臣民也若不幸亦敗遂不振矣唯有隸禮自守有死無撓乃爲長算也夫强弱在政勝負難知喪君有君無信不立以勝敗爲憂喜者一將之能耳以爲雖文王

之戰亦不過此也有似文王伐崇陸戰當畢地畢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　箋曰文王開國之王春秋所託者也錄此爲正故知春秋論戰不能過此也守成中興或可以權詐取利如欲開國垂統撥亂反正非大禮不足服人故孔子亟予宋襄以爲開國王之法宋弱楚彊見執被圍而有此敗復被齊兵襄公旋卒楚日來伐人皆謂宋必亡矣乃適以開晉楚遂不逞反因宋以求平終合晉楚惡在其不競乎襄公一守禮而國以振故託此以爲開國王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箋曰伐例時圍緡箋曰圍例時

邑不言圍箋曰据宋不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　箋曰疾惡也重猶再也宋前正齊齊乃結楚謀之楚既敗宋齊又重伐與楚同惡故疾之諱楚之圍而著齊之圍疾之甚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箋曰日卒正例

何以不書葬箋曰据宋子不背殯盈乎諱也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襄公本以背殯不書其父葬至襄公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所覆者薄故復使身不書

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內娶不去日略之者功覆之也　箋曰使若宋例不書葬者然不書葬者天王例也故爲盈諱

**秋楚人伐陳**　箋曰伐例時起前楚僞下陳蔡今得志而侵中國以著晉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　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　箋曰從小國通例不名稱子者以上城緣陵滅文不明使若國滅君死或出者然小國略之亦稱侯不侯者必子之乃顯其見滅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箋曰宋公卒無伯南夷北狄交侵故不書他事

夏狄伐鄭箋曰伐例時見楚狄交患中國也

秋七月箋曰方記天王奔故不書他事

冬天王出居于鄭箋曰出奔例時居例時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據王子瑕奔晉不言出箋曰據公出但言居

不能乎母也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箋曰無故而出是棄其家王者無父故知不能

乎母耳言出以絕之坐大罪之例猶稱天王者臣臣不得絕君也出以治不孝言天王以教臣忠明下有匡正之義不見其歸入者起其出爲家事

**魯子曰是王也**

**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猶曰是王也無絕義不能事母而見絕外者其諸此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主書者錄王者所居也箋曰師說有王者不能乎母之事故魯子引以疑其是此王也以無正文故曰其諸

**晉侯夷吾卒**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衆身死子見篡逐故略之猶薛伯定也箋曰晉例日卒此時者言入例當書葬書葬又不見諱意故從小國例時卒不葬而名之者褒例也與邾婁子克同見褒文則諱例顯矣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箋曰君滅國正例日

衛侯燬何以名据楚子滅蕭不名絕箋曰當奪其國故與失地君同曷爲絕之据俱滅人滅同姓也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日者爲魯憂內錄之箋曰同姓失地待之以初今親滅之亦當伏罪不得仍有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箋曰日卒正例

宋蕩伯姬來逆婦箋曰來逆例時

宋蕩伯姬者何箋曰据莒慶高固妻皆不繫夫姓蕩氏之母

也蕩氏宋世大夫　箋曰其夫死無可見例故著其氏　與以國氏者同其言來
逆婦何据莒慶言逆叔姬連來者嫌內女爲殺直來也　箋曰据母不通兄
弟辭也箋曰兄弟魯君姊妹也文與子叔姬來同故知兄弟不加子者文無所施
其稱婦何箋曰据內稱女稱姬外女乃稱婦又在塗稱婦也有姑之
辭也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以逆實文知不殺直來也主書
者無出道也　箋曰對姑而言婦耳與夫人婦姜外內同辭也若內女嫁國君則稱女從
鄭國宗廟詞言之也嫁大夫則言姬君臣之詞也此姑自來故文與朝子同議魯不正其
女使婦人專蕩氏之事與內娶相起

**宋殺其大夫**箋曰國殺大[illegible][illegible]時**何以不名**据宋殺其大夫山名**宋三世無大夫**箋曰僖二十三年至文七年爲王臣之世子哀之父爲一世處臼爲一世此三世宋大夫皆不名故曰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殺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箋曰大夫去氏與夫人去氏同故知內娶也內娶臣女者驕蹇怠禮或以色選其久則權歸女門黨族連結殺之不可絕與無大夫同無大夫者大夫擬君也故不書其名氏與大

夫盟同非小國無大夫之比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詞所娶者蓋華氏也文十五年襄華孫稱司馬華孫八年稱大夫司馬然則華氏世爲司馬此所殺蓋亦華氏女黨在國雖殺不可絕也凡君不勝臣則言殺其大夫曹殺其大夫亦是也

**秋楚人圍陳**箋曰圍例時見楚彊也**納頓子于頓**箋曰納例時納者篡詞

**何以不言遂**據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兩之也**微者不別遂但別兩稱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不見挈者故

君不可見挈於臣　箋曰不再見楚人爲內詞惡楚彊也

葬衛文公　箋曰衛葬例月此時者嗣子結楚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殺弟奪其臣子恩滅同姓前已絕不再貶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壻之義也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　箋曰公會盟例日會時盟莒慶得書者爲前見莒慶嫌實附庸君故因兩會起其實大夫莒慶娶三十四年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

遂盟于向 箋曰公會盟例日會時盟因衞甯遬明莒慶實大夫也

齊人侵我西鄙 箋曰侵例時爲追師見

公追齊師至嶲弗及 箋曰追例時

其言至嶲弗及何 据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又不言弗及 侈也

侈猶大也大公能卻强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爲追唯臣子得褒之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 箋曰侈者恢張之詞也弗及者爲內諱其實公至嶲遇齊師不敢進戰

故張大言之託爲弗及耳下齊兵再至遂乞楚師是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箋曰伐例時起實非追之不及

衞人伐齊箋曰伐例時錄憂內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箋曰乞師例時

乞師者何箋曰据處其所稱乞此言如楚卑辭也箋曰以乞爲卑耳

曷爲以外內同若辭据春秋尊魯晉侯使來乞師箋曰据尊內也於盟外言來內言涖有異詞重師也外內皆同卑其詞者深爲與人者重之

曷爲重師据泓之戰不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

也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稱師者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

秋楚人滅隗箋曰夷狄相滅例時楚子稱人者終傳之篇貶以隗子歸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不言獲者舉滅爲重書以歸者惡不死位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但絕不誅之箋曰以歸例時不名者歐陽屬說無罪例

冬楚人伐宋圍緍箋曰伐例時圍例時楚人楚子也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箋曰据疾重明不必再見圍刺道用師也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

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得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　箋曰公結楚傾宋譏意不顯故於楚獨用師而見譏文言刺者刺內也譏彼以感此爲刺發疑例爲譏異例爲貶絕

公以楚師伐齊箋曰以師例時外內同詞取穀言以者行公意別魯兵也稱師者順上文　箋曰取例時

公至自伐齊箋曰致伐例時不得意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据伐邾婁取叢不致未得乎取穀也未可謂得意於取穀箋曰以致伐不得意例曷爲未得乎取穀据俱取邑　箋曰据俄而可以爲其有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也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箋曰譏公恃楚報齊無文王之道故必起患不必復有患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箋曰來朝例時再稱子者起前子卒爲見滅文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箋曰日卒正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箋曰齊葬月日葬有危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箋曰入者內滅詞日入內入人國正例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箋曰圍例時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據序諸侯之上貶箋曰退三等也曷爲貶据圍鄭不貶箋曰据先獻捷已貶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圍犯宋故貶因以見義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箋曰實貶僖耳內無貶公之道故終篇貶楚子以起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地以宋者起公解宋

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　箋曰公會盟例日會時盟再稱諸侯者起公一楚子也上會薄釋宋公託於內議嫌實公力貶公意不見故於貶楚子後復見散詞則議公可知上圍下盟宋不與自明卽實解圍當言公會諸侯于宋遂及諸侯盟于宋託宋與會詞而著諸侯盟貶公等於諸侯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箋曰侵例時　**晉侯伐衛**箋曰伐例時

**曷爲再言晉侯**据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兩事不再出楚人　箋曰据侵蔡遂伐楚不再言齊侯等　**非兩之也**箋曰兩之者不言遂亦不再出楚子

此詳錄之以起伯功**然則何以不言遂**據侵蔡遂伐楚言遂 箋曰據伐楚大之亦言遂**未侵曹也**箋曰三月乃入曹此實起兵向曹而先伐衛耳**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箋曰据師以先後爲次**致其意也**箋曰晉侯與侵曹不與伐衛故本其起兵爲曹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箋曰据刺道用師**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進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宋襄公伐齊月此不月者晉文公功信未著且當修文德未當深求於諸侯故不美也 箋曰起晉出師而

衛服爲不卒戍及楚救見義也本直侵曹揚兵威衛因書伐衛以美之大伯者之莫當爲服楚預大之

公子買戍衛箋曰戍例時不卒戍刺之箋曰內殺大夫例月時者使若衛人刺之故加之

不卒戍者何箋曰据不言不至復及乃還不卒戍者內辭也箋曰與追師弗及同故知實未戍也不可使往也卽往當言戍衛不卒

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据言戍衛行文箋曰据當言不至戍不得言不卒戍不卒戍者已成之詞也遂公意也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

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　箋曰公實欲結楚拒晉非買不往**刺之**

**者何**箋曰据刺公子偃不加之**殺之也**箋曰以公子偃日刺是殺大夫例

**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箋曰据公子牙諱言卒外殺大夫直言殺

**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

之不言刺公子買但言不卒成刺之者起爲
上事刺之也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
外殺大夫皆時　箋曰公子牙諱從卒例此
乃諱殺例耳共治國者而至于可殺雖有罪
亦爲君諱也刺謂聽獄三刺也凡大罪必三
刺言刺則死可知矣不日者深諱使若衞殺
之故從
外文

楚人救衛 箋曰救例時使楚爲義兵起衛已服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 箋曰外入例時日者同姓例稱侯者伯討例曹伯不名者罪未定

執曹伯畀宋人 箋曰執例時畀一見例時

畀者何 箋曰据執當言歸舍 與也其言畀宋人何 据下執衛侯言歸之于京師据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箋曰 與使聽之也 與使聽其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眾共之曰執不名復歸乃名是聽罪之詞 箋 曹伯之

罪何 箋曰据下名曹伯襄 甚惡也 箋曰稱侯而執又曰從內例是眾所共惡

其甚惡奈何箋曰據襄言復歸則歸無惡不可以一罪言也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齊桓既沒諸侯背叛無道者非一晉與曹同姓恩惠當先施刑罰當後加起而征之嫌其失義故著其甚惡者可知也以兵得不言獲者晉文伯討不坐獲者故亦不責曹不死義兵日者喜義兵得時入箋曰衛侯唯殺叔武一罪耳先固服罪矣曹既見入而就執畀宋宋不請之朝王王不赦之晉不歸之諸侯雜然分其地故不可以一罪言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箋曰偏戰例日楚師敗績箋曰敗績例時

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据秦稱師錄功知大戰必不使微者楚雖
無大夫齊桓行霸書屈完也　箋曰据楚子
貶稱楚人則下不當言楚師上人下師師是微
者詞也楚無大夫師卽微例也子玉得臣也以上敗績下殺得臣　箋曰楚
無大夫而下書殺得臣明爲此敗績見例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
何据屈完當桓公稱名氏箋曰据下言大夫得臣貶箋曰下得臣不氏亦微例
也曷爲貶据邲之戰林父不貶大夫不敵君也臣無敵君戰之
義故絕正也秦稱師者助霸者征伐克勝有
功故襃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夷狄
者晉文之時楚與爭彊所遭遇異　箋曰邲
之戰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則書荀林父率

師與楚子戰此起楚服殺得臣以謝故本其意稱人示不敢敵明楚子不欲戰得臣爲之耳貶得臣所以進楚子自此楚不復貶有君有臣有微者各如大國文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　箋曰國殺大夫例時楚無大夫故得臣不氏　不氏而稱大夫所以進楚善其悔禍服罪

**衛侯出奔楚**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　箋曰出奔例時不名者爲衛子諱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箋曰公會盟例日會時盟不從大信例時者衛侯甫奔而遽立君使人兒弟相疑起衛子實非子也衛君亡而嗣君稱子與死同詞賢叔武也叔武弟也而稱子者臣子一例不見叔武名者臣子當國滅君亡之時不忍自見稱子以申其志沒其名愈所以賢之

盟于踐土

陳侯如會箋曰如會例時

其言如會何据曹伯襄言會諸侯箋曰据如會者末會之詞鄭伯髡原是据也

後會也說與會伐宋同刺陳侯不慕霸者反歧意于楚失信後會會不致者

安信與晉文也盟曰者譎也衛稱子者起叔武本無即位之意陳歧意于楚在二十七年箋曰單伯後會起不當伐宋陳侯後會起諸侯致天子無肅敬之心

**公朝于王所**箋曰公朝例時

**曷為不言公如京師**據三月公如京師箋曰據成十三年言公如京師不言朝

**天子在是也**箋曰欲見天子在特言王所耳是是踐土也公非實朝天子涖盟而在是也

**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据狩于河陽

**不與致天子也**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

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不書如不言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　爰曰卽實朝當言公及諸侯朝于今言王所而不地是天子在會之詞春秋說曰王居踐土蓋會諸侯故言朝以見之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剌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者為天子諱也出天子所以陵遲者為善不賞為惡不誅衛侯出奔當絕叔武讓國不當復廢而反衛侯令殺叔武故使若從楚歸者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為下卒出也　爰曰復歸例時月者方以服楚為功而鄭倚楚力故月而名之與元咺相起復歸者出惡歸無惡為叔武諱

衛元咺出奔晉 箋曰出奔例時

陳侯款卒 不書葬者爲晉文譎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宋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譎者時宋襄自會之卒不日者賤其跂意于楚 箋曰不日從卒會褒錄例不葬起陳子可會溫

秋杞伯姬來 箋曰直來例時五年來朝其子三十一年來求婦若無夫者然於此復見其無禮而來一起上爲內詞頻見內女來者一爲朝子見之一爲求婦見之譏婦人外夫家內母家爲無教也

公子遂如齊 箋曰如例時爲公不得爲政先見例起遂者公所任非專命者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箋曰公會例時爲溫卽河陽起例嫌上王所不見王與會之實故書再會以明之存溫也

天王狩于河陽箋曰狩例時河陽水地大之

狩不書此何以書据常事也箋曰据外事不與再致天子也一失禮尙愈再失禮重故深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箋曰爲下再言王所先起其事非爲再失禮重錄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此魯子一說也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公以再朝而日言之上說

是 箋曰魯子以爲溫近帝都猶愈於遠會故可言狩

**壬申公朝于王所**箋曰朝例時加日者公會盟例明王所所卽溫溫卽河陽

**其日何**据上朝不日箋曰据不繫月**錄乎內也**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 箋曰上會已當日爲諱文從時例此以其可錄而錄之故不更繫月以明一事而會從略耳亦以見日月時不必相蒙各自爲文與兩丙戌相比見例

**晉人執衛侯**箋曰人執例時非伯討不名者諱文**歸之于京師**

箋曰歸之于例時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人箋曰据一稱侯一稱而文有緩急疑伯討不當爲急詞

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箋曰此當云罪已定則何以不得爲伯討嫌罪已定亦可爲無罪故更問侯執言歸于

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之意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之者決絶之辭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子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箋曰天子在而執人必已定罪矣稱人不嫌非伯討自爲他

事起例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未得白天子分別之者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大惡雖未可知執有罪當爲伯討之矣無罪而執人當貶稱人箋曰歸于者方伯之職執使待罪京師也書云女伯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衛侯之罪何箋曰據上言罪定殺叔武也箋曰據衛子無卒文鄭歸名見殺同姓君何以不書據殺大夫書箋曰據殺母弟目君爲叔武諱也箋曰以衛子不言卒衛侯出入無惡是諱詞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據失兄意讓國也箋曰以上已稱子其讓國奈何箋曰據已

立無讓文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己立故上稱子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叔武讓國見殺而為叔武諱殺者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饗國故為去殺己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箋曰緣叔武之心必不忍以己死治兄罪生欲其反死不欲其絕也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箋曰言此者明上元咺出奔時即殺叔武時此晉侯也其稱人何此以

伯討而何貶者言歸之于伯討明知坐他事故更問之　箋曰據上言執之于者罪已定是伯討無疑**貶**箋曰侯稱人貶例時**曷爲貶**據他罪不見箋曰據叔武賢則當立**衛之禍文公爲之也**箋曰於執衛侯不名而貶侯稱人知晉於衛有罪**文公爲之奈何**箋曰據伯討**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春秋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文公惡衛侯大深愛叔武大甚故使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文公本逐之非故致此禍也逐之文不見故貶主書者以起文公逐之　箋曰叔武賢而死既諱不書若不貶晉侯則爲善陷刑而終不得申貶晉侯以謝叔

武所以襮白賢者之本志

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箋曰復歸抓自例時出惡歸無惡嫌貶晉侯爲衞侯侯本無罪故於元咺亦見無罪文

自者何箋曰据自楚譏衞侯有力焉者也有力焉者有力于晉也言有恃晉有屬己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是發問箋曰見有力例是否按文自明非言自自郎譏也

此執其君其言自何上元咺出奔晉而文公執衞侯知以元咺訴執之怪訴大君而助之箋曰据元咺見殺言其大夫是衞侯所倚任後殺以謝晉者

爲叔武爭也解文公助之意以元咺爲叔武爭訴以爲忠於己而助之雖然

臣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悖君臣之義故著言自明不當有力於衛惡人也言復歸者深爲霸者恥之使若無罪　箋曰欲見元咺衛子之臣非衛侯之臣故於此爲敵國詞而下言其大夫者乃明衛子之非簒衛侯歸復立當繼衛子與目夷不同目夷未立叔武已立也與明景泰事同

**諸侯遂圍許**　箋曰遂圍例時諸侯者散詞以致天子略之

**曹伯襄復歸于曹**　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　箋曰復歸入無惡例時名者起曹伯已失地因服罪而舍之

**遂會諸侯圍許**　曹本無事不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卽時從

霸者征伐也霸兵不月者剌文公不偃武修文以附疏倉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是衰故不成其善　箋曰遂圖內詞例時不再出曹伯者起治曹罪不當貪其兵力也君方釋歸國中未甯遂奔走會師示人不武不仁略之使若我遂會者然故下以伐致起許不服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箋曰來例時不能朝之詞與倪黎來稱朝相比見例

介葛盧者何　箋曰据倪黎來言來朝祭伯來爲奔

夷狄之君也　箋曰以介人進一等則名也

何以不言朝　据諸侯來曰朝　箋曰据倪不

通尚言朝**不能乎朝也**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箋曰見狄國小國本例不責以來朝之禮

**公至自圍許**箋曰不得意致圍例時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箋曰公會盟例日會時盟此月者方貶六國君稱人略之會王人貶國君者伯者不當假王命王者不當恃空名徒褻威損重耳**盟于狄泉**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霸功之廢於是

秋大雨雹夫人專愛之所生箋曰大雨雹例時

冬介葛盧來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字者一年再朝不中禮故不復進也不見公箋曰再見來文者見公不見公同詞皆不能朝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箋曰伯衰狄侵故不書他事

夏狄侵齊箋曰見伯衰與廿四年同侵例時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箋曰君殺大夫例時及公子瑕箋曰及殺例時亦爲累詞見罪相及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据歸在下箋曰据衛子晉所立元

晅自晉是衛侯**道殺也**時已得天子命還國
殺非衛子殺於道路遇而殺之坐
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別也言及公子
報者下大夫別尊卑箋曰元晅本以奔而
見殺言奔則其大夫文屬衛子不見叔武不
篡之意故沒其奔文使衛侯先殺之而後入
然後衛侯負叔武之
意見而元晅受惡矣
**衛侯鄭歸于衛**箋曰歸例時出入無惡而名
者見殺叔武比滅同姓例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据未至而有專殺之
惡與入惡同箋曰
据晉侯殺里**歸惡乎元晅也**衛侯歸殺無惡
克不言出入則元晅之惡明
矣箋曰衛侯諱爲無**曷爲歸惡乎元晅**据
惡詞使若元晅惡也師

還箋曰据衛之禍文公爲之元咺無惡惡不可虛加

元咺之事君也

箋曰叔武衛侯無二而元咺二之

君出則已入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自晉復歸于衛侍晉力以歸是也

君入則已出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是也　箋曰道殺不見出奔文是也前奔晉避禍去國未爲惡也

以爲不臣也

故不從犯伯執爲天子所還言復歸從出入無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名者爲殺叔武之惡天子歸有罪也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　箋曰許元咺事叔武不許元咺訟衛侯也許其爲衛侯鄭之大夫乃著其罪使鄭得殺之不得藉叔武以開叛黨之路

晉人秦人圍鄭箋曰圍例時譏晉假力于秦以啟秦兵

介人侵蕭稱人者侵中國故退之箋曰嫌上來當狄之故見介人進之非退之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與葵丘會同義箋曰使來聘例時上公下聘譏文自明

公子遂如京師箋曰如例時遂如晉箋曰遂例時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箋曰據公子遂會晉趙盾又會伊雒戎不言遂也公不得爲政爾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

撟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當絕之不舉重者遂當有本　箋曰與遂逆王后同有天子之命故公不得爲政也下諱取曹田又見如晉文葢假王命請田于晉故諱使若遂自往與臧孫辰私行同意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箋曰以外田邑例時不繫國內詞起同姓

**惡乎取之**　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　箋曰据取汶陽田見歸文　**取之曹也**　箋曰以廿九年曹伯歸無惡而名見失地例　**曷爲不言取之曹**　据取叢言邾婁田也　箋曰据汶陽田見齊文　**諱取同姓之田**

也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箋日据入日故知同姓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据伐同姓不諱卽有兵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取須朐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班者布徧還之辭遂如晉公不爲政知箋日以上言受此田于晉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据晉還之得爲伯不諱又齊人來歸衛寶不諱同姓寶箋日据昇宋人久也魯本爲霸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箋日曹伯已復歸而更請其田是貪利忘義

公子遂如晉箋曰如例時爲曹田再見

夏四月四卜郊箋曰卜郊例月不從箋曰不從例時乃免牲箋曰免牲例時猶三望箋曰三望例時

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箋曰据俱月無異例而有異文也

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箋曰分別多少耳其卜同也因有四卜乃見三卜

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据俱卜也箋曰据又見五卜疑卜當奇數也

求吉之道三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箋曰不見三卜則四卜五卜無所起例

禘嘗不卜郊何

以卜禘比祫爲大嘗比四時祭爲大故据之箋曰魯有大嘗禘用殷禮春禘秋嘗於太廟世室也亦天子之禮不見卜文卜郊非禮也禮天子不卜郊箋曰以非常禮而卜耳不云非常者諸侯無郊禮故主言禮卜郊何以非禮据上言三卜禮魯郊非禮也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尊箋曰王者之後各用其正魯先王未改正無所適用故必卜三微月之上辛周郊則直用建子月上辛宋郊用建丑月上辛不卜矣魯郊何以非

禮据成公乃不郊惡之箋曰据魯有元年正月

天子祭天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郊於南郊者就陽位也稾席玄酒器用陶匏大珪不琢大羹不和爲天至尊物不可悉備故推質以事之箋曰此下說常制

諸侯祭土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

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

無所不通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

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故魯郊非禮也

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箋曰据用牲不言牛郊牛不言牲

免

牲禮也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玄衣纁裳使有司玄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畱天牲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箋曰据不用則免傷者曰牛養牲不謹敬致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天牲不當復見免但當內自省責而已三望者何箋曰据上言方望則四望或一望望祭也箋曰祭名非分方祭也然則曷祭箋曰据祭名則不必言方祭大山河海箋曰魯之方祀有此三者耳曷爲祭大山河海据郊者主爲祭天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

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側手為膚案指為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 箋曰觸石謂霆氣也膚讀若室中五扶之扶 四寸曰扶合者雲氣也凡大山見雲彌漫者不雨雨之雲氣唯若纔娟

**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

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 箋曰不言霆雲者雨足以包之霆雲及物之利不可見

**河海潤于千里**

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

故獨祭其大者**猶者何**箋曰据猶繹在明日**通可以已也**已止箋曰通者連上言之非三望可以已唯不郊乃可以已**何以書**箋曰据郊已不書則三望不必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魯至是郊者僖公賢君欲尊明其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譏者春秋不見事不書皆從事舉可知也不吉言不從者明已意汲汲欲郊而卜不從爾所以見事鬼神當加精誠

箋曰已卜郊不從當知已咎乃猶望祭與御廩災而猶嘗同彼不加猶者其失易見此二事故加猶也廖異文說於傳聞世末見卜郊者明王者撥亂功成宜郊天也始見即四卜者魯郊以四月為正三卜則至四月四卜則五月矣見五月郊皆為牛災此牛不災而

卜五月故云四四卜非禮魯人所以必四卜五卜者自子月至四月爲五自丑月至四月爲四皆值辰月雖爲殷周之夏猶夏正之春以春猶可郊也

**秋七月**箋曰賀濟鑫說使內之失禮與內失教相接故不書他事

**冬杞伯姬來求婦**箋曰來求例時

**其言來求婦何**箋曰据蕩伯姬言逆不見求也**兄弟辭也**箋曰姊妹之恩似若可求耳伯姬頻來爲其子託於外家朝之又請昏焉諱內女無教而爲之詞

**其稱婦何**箋曰据逆婦詞成求婦成不成未可知**有姑之辭也**書者無出道也箋曰非求婦也直成昏耳既已見姑婦之稱矣言來求者爲諱詞

其實以其子來贅耳

狄圍衞 箋曰圍例時爲衞得禦敵之道見法也

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 月者惡大國遷至小國城郭堅固人衆强遷徙畏人故惡之也衞先爲狄滅至是彊盛 箋曰遷于例時月者乃先遷國自固然後侵之而終盟焉遂平狄患異於曹羈之君得禦狄之道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箋曰欲使狄衞事相接故不書他事災異喪葬則仍記之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 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大夫皆就

葬別有罪無罪唯內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故從殺時別之箋曰日卒正例不葬者起申侯爲寓公同殺國君例文不顯故去葬見之

衛人侵狄箋曰侵例時見前遷非避狄也

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與內微者同也言及者時出不得狄君也稱人而言及則知狄盟者卑箋曰及盟例時凡言及盟者唯有內詞及者我欲之善其定國也衛能侵狄而降心與盟以除狄之患故從內詞許之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箋曰日卒正例日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箋曰入例時月者起

下日敗卽入滑之師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箋曰聘例時錄齊終僖之篇追美伯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箋曰敗狄例時日者起實晉君梁鎮中說晉得偏戰起晉稱人不爲敗敗秦敗

其謂之秦何据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箋曰据以前皆稱秦人夷狄之也箋曰凡敗于者皆狄詞曷爲夷狄之据俱見敗箋曰据入滑猶不狄秦伯將襲鄭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行疾不假

塗變必生道遠多險阻遺變必亡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箋曰言不乘利則將曠時歷久而無所得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襲鄭所當由也吾將尸爾焉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子揖師而行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箋曰揖師麾軍使行也揖而出之不聽父言遂行不顧也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箋曰三諫

不聽則號泣而從之以其父子之恩感秦伯也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言恐臣先死子不見臣故先哭之弦高者鄭商也鄭商賈人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詐稱曰矯犒勞也見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恐見虜掠故生意矯君命勞之或曰往矣或曰反矣軍中語也時以為鄭實使弦高犒之或以為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然然上議猶豫畱住之頃也匹馬一馬也隻踦也皆喻盡其言及

姜戎何 据秦人白狄不言及吳子主會也 姜戎微也 故絕稱言及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 据邢人狄人伐衛不言及先軫也 先軫晉大夫也言姜戎微則知稱人者尊 箋曰經無先軫据寶書史記言之非也 或曰襄公親之 以既貶又危文公葬箋曰此說是也故下因 据以為問而先引先軫者師傳盛行疑事無質 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 据桓十三年衛侯背殯用兵不稱人 貶 箋曰貶君稱人 曷為貶 据俱背殯用兵　箋曰据狄秦也 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 與衛迫齊宋異故惡不子也 詐戰不日此何以日 据不言敗績外

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也
箋曰據已敗晉侯不必從君例**盡也**惡晉不仁 箋
曰特盡其詞使同偏戰
狄秦敗晉適足相當耳

**癸巳葬晉文公** 箋曰日葬者危不得葬例

**狄侵齊** 箋曰侵例時詳齊事例

**公伐邾婁** 箋曰伐例時 **取叢** 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 箋曰取例時
不諱者起上升陘敗非微者故爲討叛之詞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婁** 箋曰將卒師伐例時

**晉人敗狄于箕** 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 箋曰敗狄例時

冬十月公如齊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箋曰致月者詳錄善之

乙巳公薨于小寢箋曰小寢夫人正寢也見二嫡公薨例日

霣霜不殺草箋曰霜異例時李梅實箋曰屮大異例時

何以書箋曰据屮李梅非麥禾例記異也箋曰記則爲異何異爾

箋曰据李梅再實或其土性不時也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孛記日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霣霜而不殺萬物至當霣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霣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箋曰建子月

而李梅花或時有之實則花必盛矣言花實不見言實則花見疑民觀聽故爲異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箋曰伐例時記鄭服於晉

春秋僖公經傳解詁弟四

受業 清泉許本愷 郴州何樹榮 校栞